

咖啡記

人生 憑閱處 童 心

這個題目，讓我糾結了很久。有句話說得好：「這街頭，喝咖啡又不是什麼新鮮事，有什麼好寫的？」這份糾結還體現在：「咖啡」後面，究竟是「館」、是「店」，還是其他的定位？但我還是決定要寫一寫，因為九龍塘又一城新開的咖啡店實在是太發人深省了。

星期六，一大早，安排好教授到香島中學為少年作家班的100多名中學生上文學講座後，就和幾個朋友到又一城買飲品——課間休息時，學生們邊喝咖啡、邊聊天，是一種小小的愜意。朋友告訴我，溜冰場旁邊新開了一家咖啡店，便宜，飲品的名字又起得特別好聽：「生椰拿鐵」、「耶加雪菲」，怎麼樣，洋盤吧！一邊好奇着，一邊走進門。正想和還在打呵欠的店員開口點單，他卻不耐煩地揮揮手，指了指自動點餐機。可是，那機器對於大批量的點單着實不友好：一次最多只能點10多杯。於是，我們只好慢慢地拼湊，點了好幾次，才點夠了120杯。然後，就是聽櫃檯裏傳來清晰的「叮！」我知道，這不是幹活的那個幹，是台灣話裏的抱怨的那個幹。我忽然明白，本來是一種文化、一種生活方式、一種享受的喝咖啡，如今就成了價格戰之下的「地攤行為」。可即便是地攤，人家也還笑臉相迎呢！也會因為買的量大而歡欣鼓舞，哪裏會回贈顧客一個那麼「有深度」的字呢？

這120杯咖啡，他們做了整整1個小時。這中間，店員不斷大聲提醒入店的人：「有人點了100多杯，你們要等1個小時。」我第一次知道，喝咖啡這件事可以令城市的溫度為負數。

真正的咖啡店，一定是有笑臉、有交流，讓那咖啡豆的香氣治癒一些時光、一些情緒。而諸如上面的這間，一定不是「店」，不過是「咖啡機×人」而已。

我讀港大的日子

窗 常 開 潘 金 英

香港大學（港大）圖書館早前舉行113周年晚宴，圖書館館長伍麗媚女士稱，去年和少雪齋合作展出數碼敦煌非常吸引，破紀錄逾30萬人次參觀，這真是港大協助香港市民軟性深入認知大中華文化的貢獻，我讚。

我一直以自己榮譽學位畢業於港大為榮，難忘我在港大的日子，我愛流連港大圖書館，除主館外，也常到馮平山圖書館。館長胡美華是又忙又好玩的勁人，常策展各類巴閉高質素的美術及文化展，近期她忙於一項號稱「GLAM」的大型活動，讓大學生可以分組用圖書館、美術博物館或檔案館的特藏，用以製作對大眾有教育意義的原創項目，太厲害了吧！

在港讀港大的日子（我不是宿生），最念念不忘是我神魂顛倒追金庸小說讀《神鵰俠侶》，我曾以「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為主題，想研究金庸作品中的不同美女，如何神筆寫出其美麗而絕不重複？我想，他是一種女子用的一種寫法嗎？用顏色衣飾寫翠羽黃衫？用嗅覺寫香香公主？用味覺寫巧手煮好菜引洪七公垂涎的聰明女黃蓉，用典雅詩詞寫陳圓圓？用環境氣氛寫不吃人間煙火之古墓美人小龍女及恐怖魔幻的梅超風？用比較法及人物性格寫華箏公主、趙敏及滅絕師太手下靚女新掌門？

我在公共圖書館即和青少年分享，男生希望我講金庸筆下不同的男子漢……恕我擇日再講，三言兩語先講渣男袁人，趙志敬？尹志平？這貌似狼心狗肺污辱小龍女。掛羊頭賣狗肉的袁千仞及楊康認賊作父賣國求榮真小人，白面書生花無缺？

為青少年導賞金庸14本小說，我想計劃出書詳析其優秀創作手法，惜未有機會申報文學資助將此想法早日實現，奈何抱憾呀！

今適逢港大圖書館周年慶，令我不禁立馬追憶昔日我幸得良機接近佳作，心中激盪曾出入圖書館的日子，時光真如流水一去不復返，太令人感嘆了。往事只能回味，回味我在港大圖書館苦讀時，幸有良機睇金庸名著，我3年來都是港大圖書館常客，好追《射鵰英雄傳》《天龍八部》《俠客行》；好享受欣賞金庸筆下文化大觀園，從其字裏行間偷師下圍棋，走馬學易經，我更會借DVD看金庸片摘要，真係好過癮啊！



香港大學 作者供圖

AI在「仿人」

琴 台 客 聚 潘 國 森

近日，人民網公開向網民徵求意見，要給「人工智能」定一個全國通用的新名稱。一來常用的英文簡稱AI不夠中國化；二來「人工智能」共4個音節，不夠「順口」；再者「智能」只能反映AI的一個層面，並不全面。

筆者認為可以稱為「仿人」，畢竟AI就是模仿人類的各種能力，包括感官、思維和動作等等。AI在處理「海量」資訊這個單項，絕非血肉之軀和人腦可以比擬。筆者提出「仿人」的靈感是從「仿生學」（Bionics）借來，這英語單字由「生物學」（Biology）和「電子學」（Electronics）合成。「仿生學」主要學習各種生物的特殊本領，從而研製出新的科技。

上回談過「人工幻覺」，其成因除了設計時考慮未周而衍生問題之外，還可能涉及研發人員有意或無意輸入錯誤資料。前時有不少金庸小說迷拿小說內容去問不用付款、唾手可得的人工智能，結果鬧出許多笑話。相關AI給的說法千奇百怪，「人類讀者」一看就可以肯定AI未曾好好讀過原著。即使嘗試過給AI輸入

全套金庸武俠小說，亦會因版本差異而「出事」，畢竟書中人物的結局甚至死亡都可以不同。例如《天龍八部》第二版散場時，第一男主角段譽與王語嫣是童話故事的結局，皇帝與皇后快樂地生活下去……第三版則改為王姑娘變了心，跑去吃回頭草，回到精神失常的表哥慕容復身邊。單就這番改動，我們許多忠實讀者是無法原諒「小查詩人」的。

不過一個故事而有兩個結局，在文學世界亦屬常事。蕭伯納（Bernard Shaw）的《賣花女》（Pygmalion）被改編為音樂劇和電影《窈窕淑女》（My Fair Lady），也讓女主角一可配二語，贏得美人歸的既可以是那兩方音樂教授，亦可以是另一位年輕俊男。

現時一些AI工具主要到互聯網上去找資料。許多金庸小說迷會在網上發表意見，難免「良莠不齊」，若干見解和引申評論都不可能成立，而判斷不同來源而互相排斥（Mutually Exclusive）資訊的真偽對錯，可能正正是現時許多AI工具的漏洞。吸收資料易，但三觀（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卻相對難學。

AI只在「仿人」，仿得怎麼樣還得要走着瞧呢！

搬家，環保組織幫大忙

翠 袖 乾 坤 余 似 心

在一次搬家行動中，我四出探究如何可以把用不了的東西，轉送到有需要人士手中，又或轉型為其他可用物品。

每個家庭總有一些東西仍新、性能仍好，但並不合用、不再需要或未能再留下，這些東西送去堆填區實在可惜，不過要轉給有需要者，就得靠不同組織幫忙。

我家樓下有一家專門出售二手貨的店舖，在市區經營一家這樣的店也實在不容易，我很少到店內逛，因為經過門前總傳來一陣陳舊氣息。那天我拿着一架只用過幾次仍然簇新的影碟機問老闆會否接收，對方打量了一下說：「現代人用手機已可以聽歌了，何需買這些機？」我費了一番唇舌，對方以20元給我買下，我圖個不浪費。後來帶去一個極新、設備多樣的魚缸，老闆冷冷一句：「送也不要。」我只得拾走。

衣服、書籍、手袋二手循環較易，傢俬用品就見困難。上世紀六十年代香港經濟貧乏，丟在街上的一椅一

桌，不到一會兒便被檢走，現在既不能隨便丟，也沒人隨手撿。自從內地網購攻入香港，連郵費也是極便宜的，用了一段時間無論是否仍完整，丟棄了也不覺肉赤。

幸好有些免費上門回收「四電一腦」的團體，提供了大大幫助。由於廢舊電器含有不少化學物質，隨意丟棄就會危害環境以至大眾的健康。如電器和電腦中的鉛和水銀可能會導致兒童認知缺陷，並損害腎臟、肝臟以及神經、循環和生殖系統；雪櫃和冷氣機的製冷劑包括氟氯化碳和氟氯烴會破壞臭氧層並加速全球氣候變化。不過，廢舊電器仍然留有鐵、銅、鋁及塑膠等有價值的原材料，環保公司可用專業技術提取當中的原材料供循環再造，避免浪費資源，同時亦間接減輕碳排放。

而傢俬，我則找相關的環保組織幫忙，他們會把傢俬轉送有需要的家庭，循環再用，也需要專人拆卸和運送，雖然是送出，但仍需要支付一些費用，總比浪費好。

隱形喪失(上)

網 人 網 事 狸 美 美

看歷史劇，「同在異鄉為異客，相逢傾蓋便相知」的兩人並肩戰鬥後要繼續各奔東西。在城外拱手作別，一個說：「等我去山西，一定去找你。」另一個說：「我四海飄零，下一站還不知是哪，等我去找你。」頭一個點點頭，微笑道一句：「走了。」然後便策馬揚鞭，一騎絕塵。至此，小狸忽然間意識到一個問題，在那個年代，這對好兄弟其實等於自此就失聯了。

這讓小狸想起曾在社交媒體上看到的一則討論：「有什麼東西正在慢慢消失，但大家卻閉口不談？」如此看來，答案的一應該是「失聯」。

對於古人，「失聯」是苦的，但對於不少現代人，「擁有能失聯的權利」卻恐怕是一種期待。

不用退到清朝，只需回想三四十年前，「找不到人」都還是一種生活常態。在那個人們還習慣寫信、或者只有座機電話的年代，出門在外就意味着你與世界暫時斷開。你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我剛才不在電話旁」，或者「我出門散步了」就合理解釋「失聯」。那種短暫的、合情合理的「失聯」，是生活裏天然的留白。就像是道無形的屏障，保護着個人的私密空間與內心的寧靜。

然而今天，這道屏障已經土崩瓦解。智能手機作為延伸的器官，早已和手長在一起。微信、郵件、各類通訊軟件和社交軟件，總有一款能找到你，一張名為「隨時在線」的大網死死罩住了每名社畜。更可怕的是，這種「隨時在線」已經從一種技術可能，演變成了一種道德義務和社交契約。

為什麼說大家對此「閉口不談」？因

為我們既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在職場上，下班後的工作群依然閃爍，老闆的「@所有人」要求你必須回覆「收到」。沒有人敢站出来抗議，因為在內卷的語境下，秒回代表着「靠譜」，代表着「執行力強」，而「失聯」則等同於「不負責任」和「缺乏職業素養」。社畜們用沉默換取生存空間，用私人時間換取安全感。

在生活中，社交軟件上的「已讀」功能、朋友圈的點讚互動，甚至運動軟件裏的步數，都在出賣你的狀態。當收到一條消息，即便此刻身心俱疲，只想一個人靜靜，你也會感到一種無形的焦慮——如果不回覆，對方會不會覺得我不重視他？會不會引發不必要的誤會？於是，我們強打精神，敲下一個笑臉表情包。我們害怕被邊緣化，害怕顯得不合群，所以我們默許了這種對個人邊界的入侵，甚至主動迎合。

「失聯權」的消亡，帶來的是一種只屬於現代人的疲憊。我們看似擁有了全世界的資訊，與所有人都保持着聯繫，但我們的內心卻越來越像一片荒蕪的沙漠。因為真正的思考、深度的自我對話，以及靈魂的自我修復，都大多只能在絕對的孤獨和不被打擾的靜謐中完成。

最令人悲哀的是，面對這種溫水煮青蛙般的剝奪，我們不僅沒有反抗，反而將其內化為了自身的習慣。偶爾有一天，當你真的把手機落在車裏，或者去了一個沒有信號的深山，你體會到的第一感覺往往不是自由，而是巨大的恐慌。我們已經喪失了與自己獨處的能力，習慣了被信息投餵，習慣了在別人的目光和回應中確認自己的存在。

在這個喧囂的時代，或許我們需要重新審視那些被我們弄丟的東西。

(二之一)

西九龍站口岸之幕後英雄(下)

他 鄉 港 聲 梁 家 億 文 旅 部 香 港 青 年 中 華 文 化 傳 播 大 使

最近有緣深入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域參訪，了解到「一地兩檢」兩種制度的交匯，短短4個月就準備好口岸正式開通的深圳速度、地下26米的工作環境、颱風天口岸工作人員的堅守，以及更多那些你不知道的幕後故事。

除此之外，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還有內地醫療機構駐點的醫務人員駐點。遊客有個頭疼腦熱、突發小狀況，不用等到送醫院，在站內就能及時處理。當然，如果是嚴重情況，還是要轉送到醫院。

走失的孩子：節假日高峰期，粗心大意的家長和走失的熊孩子特別多。家長心急如焚，跑到邊檢區域尋求幫助。工作人員會加派人手，專門在偌大的站內尋找那些小小的身影。好在西九龍站是個封閉區域，孩子跑不出去，但那種焦急的心情，只有經歷過的家長才懂。

丟東西：「馬大哈」落下的行李、證件、手機等，每天都在發生。邊檢工作人員會幫忙登記、聯繫、找回。有人在車廂裏落下背包，有人在過關時把包忘在櫃檯上，後知後覺才發現——好在那些被妥善保管的失物，大部分都能回到主人手裏。

外國遊客：每年超過百萬外國遊客通過西九龍站口岸進出，這裏已經是全國外籍旅客來源國最豐富、通關量最大的陸路口岸之一。

一次，有一位加拿大遊客趕車特別匆忙，加上不太會填表，幸好邊檢工作人員主動用外語協助他以電子方式填寫，細心高效完成。那位遊客十分感激，因為快速處理好可以趕車了。

臨走前，這位遊客（原來也是一位國外的執法人員）把自己的臂章送給邊檢單位留念，那是一位執法人員身上最珍貴的東西之一。他的感激是真誠的，那枚加拿大的臂章，是對西九龍站口岸邊檢工作人員服務最好的認可。

六、窗口的意義 很多人沒有意識到，西九龍站口岸其實是祖國對外的一個重要窗口。

不管是從香港到內地，還是從內地到香港，這是很多人跨境的第一站或最後一站。體驗好壞，直接影響他們對「過關」的印象。這裏沒有「請出示證件」的冷漠，只有「需要幫忙嗎」的主動。當協助你填表、協助你找孩子、協助你追回失物等這些小事加起來，就是一座城市、一個國家給別人的第一印象。

如果體驗好，可能有人會點讚和感謝。但體驗不好的話，也有可能被發到網上吐槽。所以這裏的每一位工作人員，都在用自己的日常工作，默默維護着這座「窗口」的形象。

七、溫馨提示

1. 簽註：到香港的內地旅客，一定要在上車前準備好港澳簽註。西九龍站這邊是沒有簽註機的，不要到了才發現「還以為這邊能辦」。尤其是一家幾口出遊，很可能其中一兩個人忘了弄。酒店訂了、行程定了，就是忘了簽註。那種欲哭無淚的心情，誰遇到誰知道。實際上每天都有這種事發生。

2. 時間：節假日高峰期，人流量大，雖然工作人員會科學預測人流量，靈活調配人手。但再精準的預測，也架不住「正好趕

上」。建議預留足夠時間過關，別因為排隊誤了車。

3. 孩子與行李：越是人多越容易出錯。看好孩子、看好行李，雖然這句話說了無數遍，但每一遍都有它的意義。

八、總結

西九龍站不只是一個出入境口岸，它是「一國兩制」交匯的實驗場，是無數工作人員每天默默付出的舞台，也是很多港澳同胞認識祖國的第一扇門。下次你從這裏經過的時候，或許可以停下來想1分鐘：那些你看不見的幕後裏，有人正為你順利通關而在地下26米的地方，努力地工作着。

凌晨4點起床的是他們，凌晨3點回家的也是他們。颱風天堅守的是他們，協助你找回孩子的是他們。協助你填表的也是他們，協助你找回失物的還是他們。他們是遊客的守護者，是回家的護航人。如果你經過那裏，請給他們一個微笑。

致敬每一位在西九龍站口岸工作的人員，每位幕後默默付出的英雄。無論他是來自內地或香港，都是一樣努力地為遊客和城市服務。大家同一目標不分彼此，都是一家人。



深圳邊檢總站西九龍邊檢站民警為旅客辦理通關手續。 作者供圖

「可以」與「當然」

信 而 有 征 劉 征

最近一兩年，我的孩子長大了。她開始經常性地追趕時髦。並且，在不久之後，把那些前不久還十分流行的網絡爛梗毫不留情地拋棄掉，然後輕蔑地說一句：「那早都過時了。」其實，你分明還記得，這也只是一個月之前的事。

不過，她始終沒有放棄一個網絡用語KYY，即「可以呀」。並且，她還逐漸把結尾這個軟化語氣的助詞「呀」去掉，僅僅保留它的主幹「可以」，並嘗試用這兩個字回答一切問題。當你詢問她晚上吃不吃炸雞時，她說：「可以。」當你發出一個她喜歡的提議時，她依然說：「可以。」甚至於，當你明顯感覺到她似乎並不樂意時，她也說「可以」，然後做一個為難的表情，把「可」和「以」拉得很開，顯得十分勉強。

一切都是「可以」，而不是「好」，也不是「不要」這類表達意願本身的詞。於是，這樣千篇一律的回答，讓我們的一切對話都成了一种允許機制。對話不再是交互性的，而是權力關係的。甚至於，我從她回覆這兩個

字的語氣和速度，看到了允准意識已經成為她的一種本能回應。其背後，是一種自我掌控一切的意圖。有時候，她會在後面再加一句：「嗯，就是這樣。」然後，她就把自己所允准的一切合理化了。

我想，這是我的女兒長大了。就像其他那些即將進入青春期的孩子，開始有了反抗一切、掌控一切的慾望。但似乎又反叛。這個用語的網絡流行意味着它不僅僅屬於某幾個人，或者僅屬於青春期的孩子們，它還在已經長大成人的這一代年輕人當中得到普遍應用。

無論如何，當代的年輕人已經很少單純地用「好」或者「不好」來回答問題了。畢竟，說「好」就代表一種肯定，那是把權力讓渡給對方。如果他一定要表示肯定，他寧願說一句：「當然」，來替代這個「可以」。

「當然」，具有一種更加濃郁的不可違抗性。這個詞看似熱烈，實際上倒像是在屈從，因為它屬於命運的範疇。它的潛台詞是，倘若此事一定要發生，因為是當然之事，那也就只能接受下來。因而，它是偽裝成情感的非情感表達，帶有一種強烈的

宿命感，這種宿命感甚至連說出這兩個字的人都要受它轄制。這讓苦難的更加苦難，因為它代表了一種自我馴化，而讓讚許的更加讚許，因為那代表雙重肯定。既是自己承認的，也是上天許可的。並且，這種看似絕對的話語當中還充滿節制。既然是自然的，那痛苦和快樂就都是客觀的。我固然有自己的感受，但這感受來自於一種自然，它不只是我的感受，也是一種天然的反應。於是，快樂固然是真的快樂，但不是那樣快樂，當中沒有顫慄、沒有悸動，僅僅是快樂而已。

這兩種回答所表現出來的、對於主體性的自我承認和對命運的具象化表達，令這一代人如同德國狂飆運動一樣。在那場運動當中，人同樣關注自我與命運的關係。但若說態度，卻截然不同。狂飆運動是在現實中狂飆，頭破血流了，卻也要尋求恣意的瀟灑和難得的真實。當代的權力關係意識，則是要使一切合理化，並收編苦難與快樂。然後，使這些收編過的一切成為主體性和命運的雙重註腳。並在收編一切外來提議的過程當中，把自我深深地隱藏起來。